

虎子

李忠义



插图
阿占

多年前，俺家那条叫虎子的黑狗死了。虎子的寿命不算短，差不多相当于一个百岁老人了。

虎子是俺家的老狗生的。那条老狗带有狼狗的血统，形象神态，与土狗截然不同。虎子威风凛凛，耳朵支棱着，眼睛大大的。虎子的爷爷是条退役的警犬。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，夺走了虎子母亲的性命。

当年，我和妻子在离老家不远的一个小镇上班，刚满周岁的儿子，送到老家由我父母照看。一看到虎子，儿子便挣脱大人的怀抱，蹒跚着向它奔去。虎子好像对小主人一见钟情，静静地趴在地上，仰着头，忽闪忽闪地望着儿子。儿子扯扯它的毛，揪揪它的耳朵，抠抠它的眼，它不但不反感，反而伸出一只爪子在儿子的小脚上来回蹭。我们给儿子买了许多玩具，什么电子琴、玩具冲锋枪、皮球、积木，他没啥兴趣玩。他学奶奶的样子，把米从狗盆里捞起一粒，送给虎子，再捞一粒，再送。虎子呢，好像对小主人的馈赠也格外满意，美滋滋地一一舔掉。儿子跟虎子格外亲昵，看到它就跳跃撒欢，虎子也不时舔舔他的小手。儿子和虎子的举动触动了我们，妻子为此写了篇《儿子和狗》，发表在当地报纸上。

虎子是看家护院的好手，没事的时候，它趴着不动。听到风吹草响，就扇动着双耳站起来，两眼盯着大门的方向。一旦有敲门声，它会跑到门口等着。熟人登门，它屁颠屁颠地迎接。遇上生人，则狂吠不止，让你进不了院子。虎子对家里的“东西”很上心。来人如带着东西离开，它先是不停地叫唤，然后扯住人的裤腿不松口。家人呵斥，或来人把东西放下才作罢。来人开玩笑说：“你们家的狗挺厉害，带着东西来没事。要带点东西走，不容易。标准的看门狗！”

母亲跟虎子朝夕相处。院里院外稍有点动静，虎子都会给她报信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虎子竟然会抓老鼠，且一

城市秀场

青岛红瓦

周常温

青岛的红瓦，排布在起伏的山坡上，宛如一片凝固的火焰。这红色不甚鲜艳，倒显出几分沉着，大约是被海风吹拂久了，颜色便也学会了隐忍。

红瓦的来历，与德国人颇有些干系。1897年，德人强租胶州湾，便决意将青岛建成“东亚明珠”。他们带来图纸、机械，还有那固执的日耳曼审美。德国人做事向来认真，连屋顶也不肯马虎。他们引入德国的制瓦技术，在青岛设窑烧制。这便是大窑沟红瓦的起源了。

大窑沟的地势低洼，土质却极适宜制瓦。德国技师指挥着中国工人掘土、和泥、制坯，然后煅烧。火焰在窑内舞蹈三日，泥土便脱胎换骨，成了坚硬的红瓦。初时，瓦色鲜红如血，经年累月后，渐渐沉淀为暗红，倒像是被时光咀嚼过一般。

我在老城区的街巷中信步，抬头便见岩层屋顶上那些红瓦排列如鱼鳞，在阳光下泛着微光。海雾漫来时，红瓦便隐在朦胧中，只露出模糊的轮廓，仿佛无数蹲伏的兽脊。这景象颇有些神秘，使人不觉驻足凝视。

德国人的红瓦屋顶，坡度很陡，据说是为抵御雨雪。他们又在檐下设计精巧的排水系统，将雨水引向地面。每逢下雨，雨水从红瓦上奔流汇入檐槽，再通过水管泻下，那声音清脆

悦耳，竟像是某种奇特的乐器。我常想，这大约便是建筑与自然的私语吧。

红瓦的颜色是会唱歌的。晴日里，它是明亮的男高音；阴天时，又转为低沉的男中音；而到了雨后，湿润的红瓦便成了温柔的女声，轻轻哼着古老的调子。这种通感，非细心人不能体会。德国人当年烧制这些红瓦时，可曾想到它们会在百年后，成为一个异乡人眼中的诗意图？

青岛的红瓦与绿树相映成趣。德国人喜植悬铃木，其叶大如手掌，春夏翠绿，秋日金黄。红瓦从绿叶间探出头来，宛如害羞的少女面颊。海风掠过时，树叶沙沙作响，红瓦却沉默不语，只静静聆听。这红与绿的对话，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。“青山，碧海，红瓦，绿树。”康南海提炼青岛色彩的八个字，久已悬于旅行者的记忆之中。

大窑沟的红瓦工厂早已不存，原址上矗立起了商场与住宅。唯有那些老建筑上的红瓦，仍在诉说着往事。我见过工人修缮屋顶，他们将破损的旧瓦轻轻取下，换上新烧制的红瓦。新瓦颜色鲜艳，与周围的旧瓦格格不入，显得颇为突兀。但过不了几年，风吹日晒，新瓦也会变得沉稳，与它的前辈们融为一体。时间是最公正的调色师。

德国人在青岛待了17年。他们留下的红瓦却比政治更长久。这些红瓦

见证了殖民者的来去，见证了城市的发展，却始终保持着沉默的姿态。我想，红瓦或许是睿智的，它们知道一切喧嚣终将过去，唯有美可以留存。

冬日，雪落在红瓦上，红白相映，分外鲜明。雪融化时，水珠沿着瓦楞滴落，节奏舒缓，好似自然的钟表。我曾在这样的午后，坐在阁楼窗前，看红瓦上的雪渐渐消融，露出原本的颜色。那红色在雪的映衬下，显得格外温暖，仿佛能驱散整个冬天的寒意。

红瓦也是有记忆的。它们记得德国技师的严谨，记得中国工人的汗水，记得战火中的震颤，也记得和平年代的安宁。每一片红瓦都是一页历史，只是无人能够解读。

如今青岛的老城区已成为保护对象，那些红瓦屋顶被列为文化遗产。游客们举着相机拍摄，赞叹这“异国风情”。他们可曾想过，美有时是带着伤痕的，就像这些红瓦，虽然美丽，却是殖民时期的产物。

夏日黄昏，我常常登临信号山，俯瞰青岛老城。夕阳西下，红瓦被染成金红色，整座城市仿佛在燃烧。这景象壮丽而略带忧伤。红瓦之下，是无数平凡的人生；红瓦之上，是永远流动的天空。

青岛红瓦，是凝固的音乐，是可见的气味，是沉默的讲述者。

本版主持人 贾小飞



生活风景

亲亲的故乡

李皓

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在别人看来，一件比芝麻粒还小的小事，因为触动了你的情感神经，让你念念不忘。

生我养我的故乡，坐落在齐鲁大地胶东半岛平度市东北部山区的一隅，它三面环山，总面积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，即使在山东省地图上，也只是芝麻粒大小的一个点。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“点”上，居住着二百多户我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，总人口大概只有五百人多点。由于地处偏远又少有轰动效应，自我留心地图以来，就一直在山东省地图上见过它。

事有凑巧。不久前整理书房时，见电脑桌上方的墙面空白着，似乎少了点文化气息，于是便考虑在上面贴点什么。贴什么好呢？贴书画吧，其他墙面上已经有了，再贴就重复了；贴我的诗作吧，妻子和儿子都反对，说我说“臭美”！考虑来考虑去，还是贴张中国地图吧，这样既不重复也有实用价值。妻和儿都表示同意。

说做就做。我立马开车到新华书店，直奔地图专区而去。不想，这里有世界地图有山东地图，就是没有中国地图。我这个人有个毛病，就是想做的事得立刻做了心里才踏实。不愿意再跑到其他地方去，那就买张山东地图吧，多熟悉一下与自己最近的这片土地，总比空挂一张世界地图望图思游强。

付了钱，拿回家。午饭后我便开始往墙上挂地图。买地图时我没在意，地图端端正正地挂到墙上后，我开始留心，目光顺着心路去找寻我的故乡的位置。这一细心不要紧，我的目光一下子聚焦在一个点上，更确切地说是定格在两个字上，“东涧”。东涧？可能吗？我使劲揉揉眼，仔仔细细地重新审视了一遍。确定无疑后，我激动的心如同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。须知，这是在1:750000的地图上啊！地图上的一厘米，等于实际长度的7.5公里，而我的故乡的面积，只有区区的一平方公里啊！地图上能放下“东涧”两个字，肯定是其他村庄“承让”了。再仔细看看，果不其然，我的故乡所在的大田镇，少说也有四五十个村庄，并且大多地盘都比我村大，人口也比我村多，而出现在这张地图上的，却寥寥无几。由此，我激动的心跳得更加厉害啦！

是啊，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希望生我养我的故乡的名字，能够印刷在地图上。出于对它的深厚感情，我在我的文章里无数次地提到它，可以说，故乡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河，每一片树林每一块土地，都烙印在我的记忆里，永远挥之不去！如今，我终于如愿以偿了。描绘这张山东地图的专业人员啊，我打心底里感谢你们啊！

我喊来妻子和儿子，用放大镜将那两个令我激动的故乡名字指给他们看，他俩虽然也高兴，但程度显然比我小多了，因为妻子是在嫁给我以后才知道我的故乡的名字的，而一年回不了几次老家的儿子，则只认为那只是他填写有关表格时该写的籍贯。

端起手机，我把我的这一发现拍下来，存到我的电脑相册里，更存进我的心里。